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经典科幻电影原著小说 | 《黑客帝国》灵感来源

SIMULACRON-3 十三层空间

[美] 丹尼尔·加卢耶 著
赵伟轩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SIMULACRON-3
十三层空间

[美] 丹尼尔·加卢耶 著
赵伟轩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SIMULACRON-3 By DANIEL F. GALOUYE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PECTRUM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层空间 / [美]丹尼尔·加卢耶 著; 赵伟轩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4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8567-9

I.十… II.①丹…②赵… III.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2970号

图进字 21-2016-216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十三层空间

出品人	钱丹凝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著者	[美]丹尼尔·加卢耶
译者	赵伟轩
责任编辑	宋齐 姚海军
特邀编辑	李克勤
封面绘画	兰世韬
封面设计	李鑫
版面设计	李鑫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610012
开本	140mm×203mm
印张	6.75
字数	140千
插页	2
印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7年4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17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ISBN 978-7-5364-8567-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厂址: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356号 邮编:611730

在这一场幻世

姚海军

“陌生”是我放下这本书稿时想到的第一个词。

丹尼尔·加卢耶，我之前似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也和我一样。

但这无关紧要，即便有更多的人不知道这世界还曾有过一个叫丹尼尔·加卢耶的科幻作家，即便这位作家早在四十多年前便已经离开了我们这梦幻一般的世界——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真正超越时代的经典。而这，应该是一位科幻作家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耀。

这部创作于1964年——那时候的计算机还处于晶体管时代——的科幻小说令人

惊讶地预言了今天正在变为现实的虚拟现实技术，以及这项技术的终极未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加卢耶却借由这部科幻小说发问道：“我思，我便真的在吗？”这样的疑惑或许贯穿了加卢耶的一生，但从他这部“生不逢时”之作在今天仍能透过历史的烟云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来看，至少在价值的意义上，笛卡尔之言并虚妄。

噢，对了，我刚刚放下的这本书稿名叫《幻世-3》。

你当然会为这个名字再次感到陌生。为了摆脱这种陌生感，当我们把它变成一本中文书时，会用这样一个书名——《十三层空间》。

没错，就是《十三层空间》。我相信你会从这个书名找回熟悉的感觉。1999年，约瑟夫·鲁斯纳克导演的同名科幻电影大获成功，至今仍被奉为科幻电影中的经典，而这部影片正是根据《幻世-3》改编而成。

令人感到“陌生”的不仅是作者，还有这部小说里的技术名词。加卢耶虽然预见虚拟技术未来的方向，但现代虚拟现实技术并没有完全承袭这位预言家对相关设备和术语的命名。这部我们本不应感到陌生的小说因此带上了比较强烈的异质感。阅读它，我们仿佛踏入了一段另类历史的时间之河（放心，故事仍然足够精彩）。它太过超前，其出版时，计算机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关于虚拟的梦，更仅仅是极少数天才头脑中才有的灵光。

“惊艳”是放下这本书稿时浮现在我脑际的另一个词。

我想起弗诺·文奇的《真实姓名》（1981）。想起当初出版其中文版时，自己是如何为文奇早在威廉·吉布森之前即对网络空间、虚拟现实及电脑朋克做出惊人预见，却未能成为赛博朋克的代言

人而惋惜。而现在,这种惋惜更为强烈。因为构想出多重虚拟世界及电脑朋克的《幻世-3》早于赛博朋克的扬名立派之作《神经浪游者》(1984)不是三年,而是整整二十年!

《幻世-3》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那些创造性的、超越时代的想象,还包括作者对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故事的开初,这样的思考将所有的意义导向于虚无:当我们想到,作为观察者的自己可能正基于更上层的观察者所提供的现实做出自己所谓的人生选择时;当我们顿悟,我们对世界的猜测永远无法超越这个世界本体时,世界从未有过地虚幻起来,并呈现出荒谬的本性(看起来很菲利普·迪克)。最终,尽管我们仍然无法判定现世是否也是一场虚拟,但我们还是通过主人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在我看来,那样的意义便是不思考意义的前提下的拼争与努力。我行动,故我在。

联想到科幻文学里的赛博朋克运动以及后来的电影《十三层空间》乃至更后来的《黑客帝国》,《幻世-3》无疑是一场革命的号角。只可惜那声号角要到后世才可能被清晰地闻听。这是美国科幻的一段历史,又何尝不可能是我国科幻正在发生的现实。

最后,我要郑重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丹尼尔·加卢耶:

丹尼尔·加卢耶1920年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空航空兵教官和试飞员。从海军退役后,他重返新闻出版行业,先做记者,后成为编辑,直到因健康原因于1967年提前退休。1976年,加卢耶因病去世。

加卢耶于1952年在《想象》杂志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重生》

(Rebirth),此后,他的中短篇小说开始现出现在《银河》《惊奇》《幻想与科幻》等科幻杂志上。1961年,加卢耶开始长篇创作。他一生共创作出版了五部长篇科幻小说,分别为《黑暗宇宙》(1961)、《心灵粒子之王》(1963)、《幻世-3》(1964)、《失去的感知》(1966)、《无限的人》(1973)。

加卢耶生前没有获得过任何重要的科幻奖项。但实际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仅以一票之差,落选雨果奖。

美国以发掘被遗忘的科幻经典而著称的凤凰精选出版社在几年前重出《幻世-3》和《黑暗宇宙》时,邀请著名科幻作家迈克·雷斯尼克撰文介绍加卢耶。迈克就此讲述了一则关于此事的逸闻:他和加卢耶都参加了196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举办的世界科幻大会。他们一起吃了个饭,席间聊起加卢耶的《黑暗宇宙》,加卢耶说当年的雨果奖投票时,他将他那一票投给了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

1961年的雨果奖,海因莱因以两票优势战胜了加卢耶,捧走了奖杯。如果加卢耶当年把他那一票投给自己,他的长篇处女作就将和20世纪60年代世界最畅销的科幻小说共同赢得雨果奖。

这座失去的奖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位优秀科幻作家心灵深处的光亮。

1

看今晚派对开场这架势，霍勒斯·P.西斯金的赫赫声名显然只会有增无减。

光是他推出的那款“第谷^①空翻三件套”，就已堪称年度最佳娱乐设备。等到向人们展示了在火星的大瑟提斯^②高原上发现的催眠石后，他的非凡成就无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虽然三件套和那块石头着实新奇，但没等派对结束，它们便已经不足为奇了。因为我十分确定，这世上没有哪件怪事能和亲眼见到一个人凭空消失相提并论。

顺带说一句，这可不是今晚的娱乐节目。

对了，说到西斯金的奢侈作风，我可以指出一点，他的“第谷空翻三件套”完美还原了月球重力。那座体型庞大、和周围奢华布置格格不入的重力抑制器平台，在这套豪华顶层公寓里占据了整整一个房间，它的各台发电机则乱糟糟地放在室外的屋顶花园里。

①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②火星北半球的大流沙地带。

催眠石的展示会也搞得排场十足，西斯金煞有介事地请了两位医生到现场待命。我此时还在一边冷眼旁观，对待会儿要发生的怪事全然不知。

催眠石的一个琢面发出淡蓝色的光芒，洒在某位苗条的黑发少女的脸蛋上，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顿时泪如雨下。

这块晶莹奇石在转盘上极其缓慢地转动，射出的一道道光束多彩斑斓。它们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横扫流转，如同巨轮的条条轮辐。突然，催眠石停止了转动，一道深红色的光束打在某人脸上。这个神情有些谨慎的人，是西斯金那群生意伙伴中的一位。

“不！”他立刻惊呼道，“我这辈子从没吸过烟！现在也不要！”

众人哄堂大笑，催眠石再度旋转起来。

或许是担心自己会成为那束光的下一个目标，我踩着柔软的丝绒地毯，从围观人群中退了出来，向对面的酒吧间走去。

来到吧台，我在自动点酒机上点了一杯苏格兰小行星^①，站在窗边，俯瞰着脚下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

“帮我点杯波旁，好吗，道格？”

是西斯金。在室内柔和的光线下，他的身材显得异常矮小。我看着他向我走来，惊叹于那副反差强烈的外表。他身高不到五英尺三，举手投足间却有种巨人的风范——从拥有的财富来看，他确实是个巨人。他头发浓密，两鬓只有少许灰白，脸上没什么皱纹，一对灰色眼眸转个不停，完全让人想不到他已经六十四岁了。

^①作者虚构的一种苏格兰威士忌。

“好的，一杯波旁。”我一边在自动点酒机上操作，一边冷冷地确认道。

他斜身靠在吧台上，“你好像不怎么喜欢今晚的派对。”他的语气中有几分不满。

我未置一词。

他将一只穿着五码鞋的脚搁在吧凳的横档上。“今晚这场盛大的派对花了我不少钱，而这是专门为你办的。我想你多少该表示点谢意吧。”他半开玩笑地说。

他要的酒出现在取物口，我端起杯子递给他，“专门为我办的？”

“好吧，不完全是。”他笑了起来，“我承认，其中确实也有一些宣传的目的。”

“看出来。今天来了很多报社和电视台的人。”

“你应该没意见吧？这对‘反应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来说可是大有帮助。”

我从取物口端起给自己点的酒，一口气喝掉了一半，“没这个必要，‘反应’^①靠自己就够了。”

西斯金露出一丝不快的神情——每当他觉得有人在跟他唱反调，哪怕只是象征性地唱反调，他都会这样，“霍尔，我很欣赏你。有我的支持，你的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不管你是在‘反应’，还是去我集团旗下的其他企业。可是——”

“除了‘反应’，我对其他地方都没兴趣。”

“可是现在，”他坚定地说，“公司需要的只是你的专业技术。你当好你的技术主管，宣传方面让我的宣传专家去搞定。”

我们各自默默地喝着酒。

①“反应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

过了一会儿，他用他那双小手转起了酒杯，“当然了，我也明白，我没有给你‘反应’的股份，你可能对此有所不满。”

“我对股份没兴趣，我的薪酬已经很丰厚了。我的心思只在工作上。”

“听我说，你和汉农·富勒不一样。”西斯金张开手指，紧紧地抓住杯子，“当初他开发了这套设备和系统，然后来找我投资。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家公司——确切来说，是八个人成立的。根据协议，他持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这些我都知道，我做他的助手已经五年了。”我在自动点酒机上按下按钮，给自己续了一杯酒。

“那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这边来生闷气？”

催眠石发出的光芒缓缓扫过酒吧间的天花板，泼洒在窗户上，盖过了窗外城市的溢彩流光。有个女人突然尖声哭喊起来，人群随之爆发出一阵哄笑，淹没了她的声音。

我撑着吧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盯着西斯金，“富勒一周前才去世，我却像个得志小人一样——在这儿庆祝自己坐上了他的位子。”

我转身想走，西斯金连忙说：“你本来就快坐上他的位子了呀。富勒当时马上就要被调职。技术主管的工作对他来说压力太大了。”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么回事。富勒说过，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阻止你用那部社会环境模拟器做政治方面的概率预测。”

催眠石的展示会结束了，嘈杂的人声开始涌入酒吧间。一群身着晚礼服的女人和她们的男伴朝这边走来，边走还边用手比画着什么。

一位走在人群前方的妙龄金发女子径直向我走来。我正想

走开,她已不由分说地搂住我的胳膊,将其紧紧贴在她的织金连衣裙上。她留着童花头,眼睛里满是惊喜之情,被挑染成银色的发梢斜披在裸露的香肩上。

“霍尔先生,那块火星催眠石简直太神奇了,您说是吗?这其中也有您的功劳吗?我想一定有。”

我转头去看西斯金,他正要开溜。我随即认出,这名女子是他的私人秘书之一。我明白他们在打什么算盘了。现在她仍然在工作,只不过和秘书的工作无关。她是西斯金专门派来安抚我的。

“不,我想那都是你老板的主意。”

“噢。”她一边说,一边钦佩地目送西斯金离开,“多么才华横溢、多么富有想象力的一位小个子啊。哎呀,他简直就是个小可爱,您说是吗?一个短小精悍、惹人爱的小可爱!”

我局促地扭动身子想要离开,但西斯金显然教了她该怎么做。

“霍尔先生,您的研究领域是刺——刺激——?”

“仿真电子学^①。”

“多么奇妙的学科啊!我知道,一旦您和西斯金先生把那部机器——我可以叫它‘机器’吗?——”

“那是一部社会环境模拟器。我们最近才给它排除了故障——已经是第三次了。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幻世-3’。”

“——一旦您和西斯金先生把那部机器投入运行,我们就再也不需要那些缠人精啦。”

她口中的“缠人精”指的是注册舆情监测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意调查员”。我一般不叫他们“缠人精”,毕竟人家

^①“stimulative”与“simulelectronics”拼写类似,她把两者混淆了。

也是自食其力，虽然这群无处不在的——呃，缠人精——确实每天都在缠着人们问东问西。

“我们绝没有让任何人失业的打算。”我解释道，“但是等自动化技术全面介入民意调查工作后，必然会使就业市场做出一些调整。”

她亲热地蹭着我的手臂，拽着我往窗户那边走去，“那您的打算是什么呢，霍尔先生？给我讲讲您的那部模拟器吧。还有，大家都叫我多萝西。”

“恐怕没有什么可讲的。”

“噢，您太谦虚了。我敢肯定，可讲的多着呢。”

要是她坚持按照西斯金的授意来跟我玩儿，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用一种更高明的方式。

“好吧，福特小姐。你也知道，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谁都不愿在事业上承担风险的社会，所以才会出现数不胜数的民调机构。在推出一款产品之前，我们想事先知道谁会去买，多久消费一次，他们愿意为之付多少钱；要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用哪种方式效果最好；斯通州长赢得连任的机会有多大；目前市场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到了下个时尚季，贝茜阿姨是否会喜欢蓝色胜过粉色。”

“所以缠人精无处不在。”她插嘴道，还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我点了点头，“调研员太多了。当然，公众也很反感他们。但他们享有《舆情监测员法案》赋予他们的官方身份。”

“而西斯金先生打算结束这一切——西斯金先生和您？”

“多亏汉农·J·富勒，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运用电子技术创造一个虚拟社会，并在其中安置大量的虚拟人

——或者说信息反馈单位。通过操纵这个虚拟社会,刺激这些信息反馈单位,我们就可以对各种假设的情况进行民意预测。”

她灿烂的笑容里闪过一丝不解,但随即又笑开了花。“我懂了。”她说。但显然她没懂。那我就来个趁热打铁。

“这部模拟器其实就是个普通社会的电子数学模型。我们可以用它进行长期的民意预测,而且预测结果比你派一大群民调员——缠人精——满城去搜集民意要靠谱得多。”

她干笑道:“这是当然了。哎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帮个忙好吗,道格?去帮我俩点两杯酒吧——啥都可以。”

出于对西斯金集团负有的某种义务(虽然我没必要负有这种义务),我可以去帮她点杯酒。可这会儿吧台周围已经人满为患了。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公司宣传部的一位年轻小伙儿迫不及待地来找多萝西搭讪了。

我如释重负地朝自助餐桌走去。不远处,西斯金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谈“反应股份有限公司”的模拟器即将创造的奇迹。他的左右站着两人:一位是某报的专栏作家,一位是某家电视台的代表。

他眉飞色舞地说:“实际上,我们将仿真电子学应用于实际的这项最新产物——当然,研发过程是秘密进行的——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它将使‘反应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西斯金集团旗下最重要的企业,其他企业到时候都只能靠边站。”

那位电视台的代表提了个问题,西斯金想都没想就回答道:“仿真电子学与之相比的确才刚起步。但是用计算机进行概率预测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能进行单线程的刺激-反应调查。而‘反应’的社会环境模拟器——我们称之为‘幻世-3’,可以通过分析人类的所有行为,对任何假设的民意调查给出预测结果。”

当然,西斯金不过是在鹦鹉学舌,复述富勒的话罢了。但这些话从他口中说出,只给人一种自卖自夸的感觉。富勒却不同,他对自己的模拟器深信不疑,仿佛将其当成了一种信仰,而不只是一台满是复杂线路的三层楼高的机器。

想起富勒,我备感孤独。而想到接任他技术主管一职后即将面临的挑战,我又产生了力不从心的感觉。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干劲十足的上司,更是一位热心体贴的好友。好吧,他这个人的确有些怪,但那只是因为他志向远大。在西斯金眼中,“幻世-3”或许只是一种商业投资。然而在富勒眼中,“幻世-3”是一扇迷人的、充满希望的大门,是一扇即将开启、能让人类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的大门。

他与西斯金集团合作只是为了获得资金支持,是一种权宜之举。他一直坚持在利用该模拟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必须用它来全面探索社会交流和人际关系学中难以深入研究的领域,以便世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有序的社会。

我悄悄向门口走去,余光瞥见西斯金摆脱了那些记者。他快步从房间一头走过来,伸手挡住了“开门”键。

“你该不会要离我们而去吧?”

从表面上看,他指的是我要离开派对回家去了。但他真的只是这个意思吗?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环。噢,没有我,“反应股份有限公司”当然也能大获成功。但假如西斯金想从这笔投资中大捞特捞,他就必须留下我继续富勒未竟的工作,继续完善那部模拟器。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起来,门上的显示屏里亮起一名男子的图像。此人身材修长,西装革履,左臂上紧紧套着一条“注册舆情监测员”的袖标。

西斯金眉毛一扬，打趣道：“居然来了个缠人精！这下派对更热闹啦。”他按下了开门键。

门旋转而开，来者自报身份道：“约翰·克伦威尔，注册舆情监测员编号1146-A2。代表与州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签有合同的福斯特民意调查基金会。”

该男子往西斯金身后望了望，瞧见了聚在自助餐餐桌和吧台周围的来客，随即露出一种既不耐烦又略带歉意的表情。

“天哪，老兄！”西斯金不满地说，一边向我眨眼示意，“现在都快半夜了！”

“本次调查属于A类优先调查，由本州立法机构下令并授权执行。您是霍勒斯·P.西斯金先生？”

“没错。”西斯金双臂抱在胸前，神似多萝西·福特描绘的那样——一个短小精悍、惹人爱的小可爱。

“很好。”对方拿出一沓表格，并掏出了一支笔，“我了解您下个财政年度的经济走势有何看法，以及该走势对本州的财政收入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西斯金斩钉截铁地说。

有些人知道好戏即将上演，在那儿驻足观望。他们充满期待的笑声盖过了人群交谈的嗡嗡声。

调研员眉头一蹙，“你必须回答。你是官方登记过的受询者，被归为‘商人’这一范畴。”

要说他的反应有些呆板，还确实有点儿。因为通常来说，调研员在进行这种涉及公众利益的民意调查时总能应对自如。

“我还是不会回答，”西斯金重申道，“如果你参阅《舆情监测员法案》第326条——”

“我就会发现，民调工作不得妨碍公民的娱乐活动。”调研员

背诵着那条法律条文，“但假如民调工作涉及政府机构的利益，该条款将不再适用。”

西斯金见拗不过他，只好付诸一笑。他拉住民调员的胳膊向屋内走去，“来来来，我们先去喝一杯。说不定待会儿我就会回答你的问题了。”

由于已经感应不到民调员的生物电容，房门终止了“放行”指令，开始缓缓关闭。但在合到一半的时候却停住了。又来了一位访客。

来者是个脸庞瘦削的秃头男子。他站在门口朝屋里张望，手掌不停地张合。他还没有看到我，因为我正站在门后通过显示屏看着他。

我倏然现身，把他吓了一跳。

“林奇！”我叫道，“你上周都跑哪儿去啦？”

莫顿·林奇是“反应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安全主管。最近这段时间，他一直在上夜班，与同样也喜欢晚上工作的富勒走得非常近。

“霍尔！”他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嗓音嘶哑，“我必须和你谈谈！天哪，我必须找个人谈谈！”

我让他进了屋。他以前也失踪过两次——每次都去地下脑电刺激室放纵一周，最后才形容枯槁地回来。这几天一直有传言，说他要么是因为富勒的死悲伤过度，所以待在家里闭门不出；要么他只是躲在了某个地下脑电刺激室里。噢，他可不是瘾君子。况且看他今天这状态，完全不像给脑皮层通过电的样子。

我带他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屋顶花园，“是关于富勒的那场意外？”

“噢，天哪，没错！”他带着哭腔一屁股坐到了一把网格椅上，